

谁捧佳酿醉人间

王卫民

椋花的初夏，片片残花在泥土中还没有化尽，红玛瑙似的樱桃已在枝头跃跃欲试，把红红的果实探出叶子外笑嘻嘻地看着世界。晨曦雨露、初夏的风。这里百年来的神奇沃土和丹江打旋儿的水湾，孕育了一代文学巨匠，慕名、地标，或是一座碑，伴着醉美香溢已久的葡萄酒。无处不是金不换的土，一棵小草，一片树叶，风中微摇，翕动薄唇，都是低吟的诗句，浅唱着的是岁月中的歌。

酒庄在翻过土堰的洼地里，像十分帅气魁梧的关门武士，不用招手，一种因葡萄酒的醇力，把来这里引到酒窖的深处，引向百年前的岁月，回望、咀嚼、品味。

一百多年前的丹江岸鹤啼猿鸣，半原始状态的植被林下清流涓涓，崖畔白瀑挂天，苍松遮日翠柏映天。沿丹江而上，颠沛流离的下湖人、客家人至此不想再走了，和先到此居住的本地人和谐相处。依山傍水，耕作定居，夕阳里垂钓丹水畔，骄阳下汗洒锄禾时。月初上沐晚风，侧耳闻丹水，崇山峻岭鹿鸣其间。就是祖上留下的那几架本土葡萄，零零星星挂在头顶，偶尔从空中滴一点夜露也是那么甘甜。

凤冠山是屏障，又是这块土地上人们抬头第一眼看到的神圣物象。日出日落，春夏秋冬，凤冠山悄然和巍峨亘古不变。披一身朝霞的时候，她是犹抱琵琶的少女，妩媚神秘。暴风骤雨妖风弥漫的时候是挥刀舞剑的凯撒。当面对贫瘠、饥饿和灾荒，不能救黎民于水火、扶社稷江山繁荣昌盛时，静夜里能听到她在叹息，谁也不知道在她的叹息中，向东流的丹江水诉说着什么！

这一天，远道而来的一个外国人，不自觉地驻足间，被这里的葡萄酒留下，不再匆匆行走了。时间逝去，物是人非，却因葡萄酒，人们记住了他。

安森曼，西方人，就是他在凤冠山脚下把酿葡萄酒的技术教给了当地的农民华国文。也许安先生想把酿葡萄酒的技术传给勤劳的东方人，一直在苦苦寻觅物色。在这里遇上了华国文，果然他和千千万万中国农民一样淳朴、厚道，也没有什么特殊与特别，极可能是比他人多了份睿智，是农民中优秀的人。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安森曼内心夙愿实现的喜悦，华国文为这一突兀的邂逅惶恐而兴奋，怀着何等复杂的心情，接受异族人的技术馈赠。当农民们把第一筐葡萄送过来，铜子在掌心按捺不住跳动的时候，百姓没闻到酒香，却已尝到了甜味，对华国文迟疑的目光终于换成了一种期许。能为一方乡邻做一件事，更坚定了华国文向安森曼学习的信心。用今天的话说，成功和财富永远属于能够抓住机遇的人。华国文的机遇就在这儿，机缘和机遇不仅是他个人，而是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劳作的汗水有了另一种回报。

一个粗瓷碗里的第一口酒，丝丝甘醇，绵长入肺，其醇美与溢香从椋花随着东西南北风走向华夏大地。漫山遍野的椋木，正是造葡萄酒桶的好材料，由于酿造工艺与技术要求，用的竟是中央合制的老河口的椋木桶。第一桶酒在龙驹寨码头漂往汉江的大木船上，入长江进入大都市。从甘陕过来的驼队、马帮，一路马蹄碎，声声驼铃长，西走戈壁沙漠，丹凤葡萄酒沿古丝绸之路进入漠北西亚。这时，距白居易的“羌管吹杨柳，燕歌酌蒲萄”和王翰的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已有千年了，但却是丹凤葡萄酒的印证。

丹凤葡萄酒的诞生，发展，一路风雨兼程。安森曼、华国文作古了，技术传到其儿子手中，原料，生产营销在艰难中前进。一九四九年后，民族酿造业改为国有。到六

十年代，从老照片资料可见，原旧厂址就在县城北的凤冠山下，雄伟的凤冠山西峰的峭岩，壁立千仞，傲视苍穹，高远的蓝天映衬着酒庄建筑。作为那时的丹凤，酒庄就是大企业，而广大普通百姓得到的实惠，就是卖葡萄。如果年节在谁家饭桌上能见到一瓶或半瓶丹凤葡萄酒，就是相当丰富和奢华了。

创始人作古了，未竟的事业在时代的东风中前进着，一代又一代。望一眼凤冠山，竟觉鼻子嗅着家乡的土地，葡萄酒的藏窖在心里，酒神没有离去。和白酒不同的是“千年老窖万年糟”，葡萄无须万年糟，但却少不了窖。

依山而掘的酒窖深深镶嵌在高山沉积岩里。亿万年的砂砾岩土散发着幽幽久远的原始气息，灰黄中略带红晕，沉睡的鼾声在地层的深处，窖口敞开的瞬间，“昨天”醒来了。一个个燕窝状洞，瓶装的葡萄酒像顽皮的孩童，伸出脖子，淋一丝幽光，藏窖里就有了大千世界。霸气磅礴的椋木桶此刻静卧，丝微不动，似乎要用醇香的力量，穿越时空与洪荒邂逅。

藏窖壁上凿痕犹在，那一声声清脆的凿锤还在此处回响，半壁上一颗晶莹的水珠不知从何而来，不紧不慢地磕落，正好对藏窖起增湿作用。大地精华，无声无息在为葡萄酒注入万古之力量，而酒香在这里浸润着每一块砾石，每一粒砂土，二者相得益彰，在得到时间证明之后，真正人间的琼浆玉液就是丹凤葡萄酒了。

有人用过世上最美好的句子赞美家乡。而当我走进丹凤任何一个酒庄、酒堡，一代一代的葡萄酒人除了让酒“说话”之外，把企业文化用饱蘸着浓浓的葡萄汁书写、记录、赓续、传承。最早贴着商标的瓶子不仅是见证，更是承载与记录葡萄从诞

生到成酒的历程，履痕深深中读到这块贫瘠土地上生活和生活的艰难与顽强。琳琅满目的不同时期的商标，带着历史的印记，诉说着葡萄酒岁月中的故事。展墙上五彩缤纷的标记，真实评估企业成长期、低迷期、黄金期。展墙画板上1911年初创的龙驹寨葡萄酒坊，那个时代的烙印在今天看来有些微不足道，透过岁月尘埃，还原的是真实的历史。马车上放着酒桶，盛着葡萄酒，更是装着第一代葡萄酒人的希望。也许只是柳絮转运，也许是送往船帮会馆，那有湖广船客。从选料开始，捏一粒葡萄，对着阳光凑上眼，端详须臾，嚙到嘴里，“噗”地轻轻一压碎，先用舌尖点一下，在舌根儿上回味，然后磕着牙齿嚼几下，作出结论，决定着价格，预测着酒品。用极简陋的设备，去被破碎，入罐发酵，分离，过滤……不就是为了走向市场么。百姓汗洒禾下土，抬头望明月，也不就图换碎银、铜子儿么。东到武汉三镇的饭庄、商号，西望巴蜀酒楼，都有了商於之地红葡萄酒的传说。凤冠山下丹凤朝阳，葡萄酒的甘醇到处流传中，谁也不会料到出品之地竟是秦岭小城一隅。

岁月如梭，光阴荏苒，今天丹凤葡萄酒这个百年品牌产业，更加焕发着前所未有的青春之光。技术工艺的不断改进与改进，促进了酒品的时尚口味与国际流行行业标准接轨。他们也有了自己葡萄优选的品种和生产基地。

河水还是昨天的浪花，只是比昔日更加清澈碧透，万古商山还是那么钟灵毓秀，这块大地永远的淳朴、厚道、和善、纳祥，葡萄酒就是最好的证明和诠释。葡萄酒把大地的委托用百年守望与努力厚植凤冠山下，远行万里，其表不坠，炉火纯青的巅峰和夙愿，将在时代的凯歌中兑付。

如影随形，她与她的目光艰难地跋涉在坎坷的路途，金色的树林里分出无数小径，金黄的叶片描绘着旷野的繁复，群山如涛，溪流争鸣，没有一条大道安然地通达人间，她像一只色彩斑斓的大鸟，从春走向了秋，她的长吟击破了林间的沉静。

再次遇见已是十几年后的秋日。街市横亘，车流如沸。红灯阻隔着车辆和人群，某一刻，我与她在十字路口偶然相逢。她的目光抓住了我。像是赶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约定，她目如闪电，噼噼啪啪，我看见被击中的我在白昼里发出灿烂的火光。

银杏树飘落的金黄色给大地绘就了奇异的画卷。故事开始了。她阖眼垂目，纤长的睫毛颤动着，她的讲述打开了时间之门，我似乎驾着一列满载糠秕稻谷鸟兽的列车轰隆隆沿城市向山林穿行。

犹如一个魔法师，她和她的故事在头脑里发酵乃至沸腾，我辗转反侧难获安宁。某天，故事终是熟了，杂花生树，鸟雀欢鸣，我闻到了她的诱人芬芳。

创作的路途迷人而艰辛。大部分在夜间，通常在某个凌晨，敲下当日收尾的字句，保存好文档，合上笔记本电脑，结束当天的书写。窗外灯火璀璨，城市在白昼的喧嚣后归于宁静，我久久伫立，望着窗上自己模糊的身影。历时7月，2022年1月我完成了小说的初稿。那时的口罩成为人的第二张面孔，或是居家，或是隔离，世界变得魔幻而狰狞，人如困于囚室的兽，焦灼彷徨熬煎中，我反复修改，《如我》最终有了俊俏的模样。我该大贺，在彷徨中战胜了自已，完成了长篇小说的一次修炼。虽然这不是第一部长篇，但她于我意义重大，她使我在长篇叙事作品的创作中获得了艺术的淬炼。长篇小说被认为是生活或精神的秘史，阔大、丰厚、斑斓、宽宏、浩瀚，这些关键词都不足以描绘它的神韵，它在时间与空间架构的场域里，呈现着人物、词语、结构、器物、地方、景象的纵横捭阖、互动勾连，它能充分吸收各类文体之优长，创造出一个个世俗而又超拔俗世的世界，如移动的冰山巍峨的宫殿浩瀚的天宇，作品的文化力及作者的想象力，会让它熠熠生辉而不坠落于庸常。写作时我雄心万丈，自信自己在创造世间佳构，而当作品成型，我又踌躇而自卑，它达到了我的设定吗，它会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吗？在自信与犹疑中，我一遍遍打磨，它或许不够杰出，也许还有瑕疵，但它是有着野生的生命力的，就让它出发吧，它要去创造自己的人间。

《如我》要面世了，冬日的银杏树叶为她铺染了金色的河流，感谢一路上你对她的提携与呵护，她目光坚定而不再游弋，她的故事就是你我的故事，烟火漫卷，人间值得，如你，如我。

《如我》后记

黄朴

秋日雨中行

田冲

秋日的雨，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如丝如缕，轻柔地编织着一幅朦胧的画卷。雨并不大，恰似一层薄纱，轻轻地笼罩着大地。我漫步在雨中，不想打伞，只想尽情地在这雨中徜徉，感受秋雨的温柔与宁静。

撑起一把伞，便撑起了一个小小的世界，将自己与这美妙的雨景隔绝开来。而我，不愿如此。我要让这小雨尽情地洒落在我的身上，掠过我的脸颊，让那丝丝凉意唤醒我沉睡的心灵，放松我紧绷的心情。雨滴轻轻地触碰着我的肌肤，如同精灵的抚摸，带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适与惬意。每一滴雨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它们洗净了尘世的喧嚣与浮躁，让我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礼。

走在雨中的街道上，行人匆匆，他们或撑着伞，或穿着雨衣，急切地奔向自己的目的地。而我，却不紧不慢地走着，仿佛整个世界都与我无关。我沉浸在雨的美景中，无法自拔。街道两旁的树木在秋雨的滋润下，显得更加郁郁葱葱。树叶上挂着晶莹的水珠，宛如一颗颗璀璨的宝石。微风拂过，水珠轻轻滑落，滴在地上，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。那清脆的声响，如同大自然演奏的美妙乐章，让人陶醉其中。

远处的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仿佛一幅水墨画。山峦的轮廓在雨中变得模糊不清，却增添了一份神秘的美感。秋雨如同一支神奇的画笔，将山峦的色彩渲染得更加深沉、更加浓郁。山间的小溪在雨水的注入下，欢快地流淌着。溪水清澈见底，水花飞溅，发出悦耳的声响。我仿佛听到了大自然的呼唤，不由自主地朝着小溪走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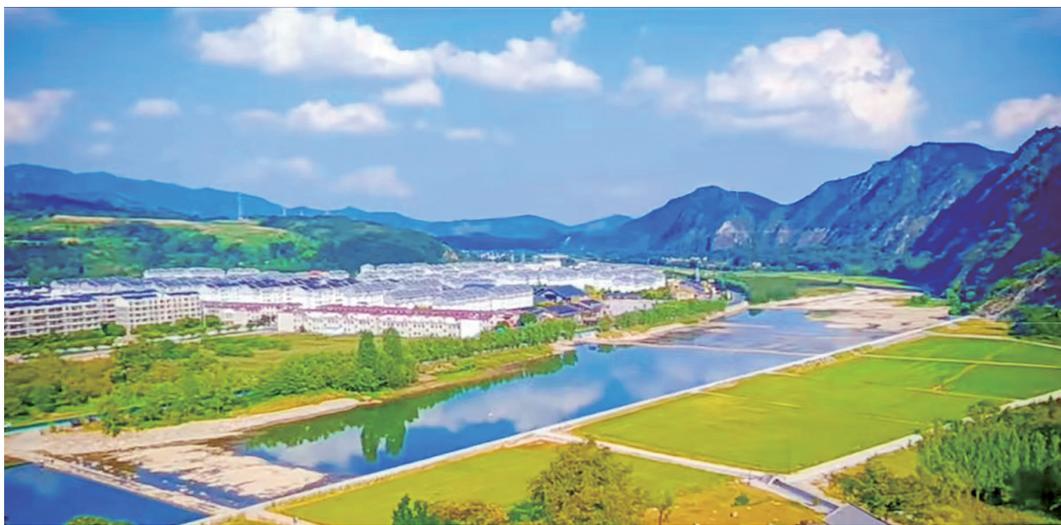
站在溪边，我静静地聆听着溪水的歌声。那潺潺的流水声，如同天籁之音，让我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慰藉。我蹲下身子，伸出手，触摸着溪水，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，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。溪水中的鱼儿在欢快地嬉戏着，它们似乎并不在意这秋雨的打扰，依然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属于它们的世界。我看着鱼儿，心中充满了羡慕。它们没有烦恼，没有压力，只有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的追求。

继续前行，来到了一片田野。田野里的庄稼在秋雨的滋润下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。金黄色的稻穗低垂着头，仿佛在向大地母亲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秋雨洒落在稻田里，泛起一层层涟漪，如同金色的海洋中泛起的波浪。远处，一位农民伯伯正在田间劳作。他身披雨衣，头戴斗笠，弯着腰，辛勤地耕耘着。他的身影在雨中显得那么渺小，却又那么伟大。他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，他是大地的守护者，是丰收的希望。

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我在雨中行走了很久，却丝毫不觉得疲惫。这场雨，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，让我放松了心情，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感悟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我们在旅途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和困难。有时候，我们需要放慢脚步，用心去感受身边的美好，才能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滋养。就像这雨中的美景，只有当我们放下心中的杂念，用心去欣赏，才能发现它的美丽与动人之处。

雨渐渐停了，天空中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。彩虹横跨在天空中，如同一座七彩的桥梁，连接着大地与天空。我看着彩虹，心中充满了喜悦。这场雨，虽然不大，却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感动。我相信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每当我想起这场雨中的漫步，心中都会充满温暖和力量。

商洛山

(总第2661期)
刊头摄影 崔文

远眺南山

惠军明

在晴朗而寒冷的冬日里，我独自漫步于广袤无垠的旷野之中。天空如洗过的蓝瓷，几朵白云悠闲地游荡，阳光虽不炽烈，却也温暖而明媚。脚下是枯黄的草地，偶尔有几片落叶随风起舞，像是冬日里的孤独舞者。远处重叠连绵的群山在视野中缓缓展开，它们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与我遥相呼应，仿佛古老而沉默的守护者。

那些山，关中人亲切地称之为“南山”，或是更为正式的“秦岭”。它们宛如一条巨龙，自东向西蜿蜒曲折，横亘在天地之间。冬日里的南山显得更加苍老而沉默，仿佛是一群饱经风霜、历经沧桑的老人，彼此依偎、相互扶持，共同抵御着严寒的侵袭。山峦起伏曲线并不优美，反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与痛苦，仿佛承载着无尽的历史与故事。

冬日的树木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茂与生机，枝头光秃秃的，只剩下几片顽强的枯叶在风中摇曳。山泉也似乎失去了往日的欢腾与活力，变得干涸而沉寂。山间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生气，裸露的山石在西风中瑟瑟发抖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。

那些曾经在山间跳跃、嬉戏的精灵们，如今也早已隐藏了形迹，不知躲藏到了哪个温暖的角落。

然而这些沉默的山啊，却早已深深地横亘在秦人的心里。千百年来，它们用自己的“铜皮铁骨”守护着八百里秦川这片肥沃的土地。无论刀风剑雨、严寒酷暑，它们不怨天尤人，不随波逐流，始终屹立不倒。岁月在它们的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，它们的容颜变得斑驳而沧桑。

陕西秦岭的山，虽称不上高拔万仞，却陡峭异常，宛如一把把锋利的剑，直指苍穹。山势虽不钟灵神秀，却孤傲挺挺，如同一位不屈的勇士，坚守着自己的阵地；山体虽不高大雄伟，却敦厚朴实，如同关中的性格一般，厚重而深沉。它们不屑与风霜雨雪苟合，用自己的形体表达着不平与愤怒。它们的沉默，构成了其独特的性格与魅力。

在这三秦大地上，秦人自古以来就开拓进取、生生不息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，繁衍生息，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与辉煌的历史。南山无言，默默见证了秦川的兴衰沧桑、历史烽烟。从远古关中人抡

斧挥锄、破土开荒，到秦都城咸阳的建立，再到十三朝古都长安的辉煌；从陈仓旧地的古战场，到汉唐盛世的繁华景象；从风流散去的千年废都，到如今高楼林立的复兴崛起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深深地镌刻在了大山的记忆之中。

在大山的日记里，一定记录着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。有杀猪宰羊、开怀畅饮的盛大场面；有战旗猎猎、沙场点兵的英勇时刻；有万乐齐鸣、百族朝贺的盛世气象；也有风流散去、千年废都的落寞与凄凉；当然也一定记录着如今秦人复兴崛起的动人诗篇。这些历史长卷在大山的记忆中缓缓铺展，如同一部部生动的史诗，诉说着秦人的传奇故事。

一方人，秦地的山水孕育出了秦人独特的性格与品质。

在这个晴朗而又寒冷的冬日里，我默默地远眺着那些连绵起伏的群山。我的目光与大山一样深邃而悠远，仿佛能够穿透岁月的迷雾，看到那些遥远的过去与未来。山的轮廓在天之南清晰地展现出来，它们长久地与我对话着，彼此间早已建立了深厚的默契与情感。我们早已“相看两不厌”，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在冬日的阳光下，远山显得更加苍茫而古老，它们深沉无语，却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故事与传奇。我终于读懂了那些远山，它们不仅仅是承载秦人精神的山系，更是秦人永恒的精神家园。有了它们的存在，秦人便永远不会丢失自己的根与魂。

山无语，我也无语，我们彼此间用沉默传递着力量与信念。在这个宁静而祥和的冬日里，我仿佛听到了大山的呼唤与低语。它们告诉我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世事如何沧桑，只要心中有山、有信仰、有坚持，便能够无惧无畏，勇往直前。